

第一章 电磁在发出吸引的作用： 在大自然力量中飘飘荡荡的人

嘉洛琳·米蓓搭上了下午去芝加哥的火车，当时她的全部行装只是一只小皮箱，一只廉价的仿鳄鱼皮包，一小纸盒点心，一只弹簧开关黄色皮夹子，里面装着车票，一张写着她姊姊在凡布仑街住址的纸片，还有四块钱。那是 1889 年 8 月。她十八岁，聪明，腼腆，充满着年轻人无知的幻想。虽说有些惜别之情倒也不是舍不得。和妈妈吻别时，她涌出一阵热泪；火车驶过爸爸白天干活的面粉厂，她喉头一阵哽咽；朝夕相处的村里一片绿色的田野向后逝去，她发出了一声叹息；把她和少女时代以及家轻轻系住的柔丝就此永远断了。

当然，下一站总是有的，总会有人下，有人上。那座大城市就在前面，每天来来去去的这些车子，把它和各地紧密地联结了起来，哥伦比亚城并不很远嘛。就说芝加哥吧，她也来过一次。才只几个钟点——才只几百里路，又算得什么？她看了一下写着她姊姊住址的小纸片，就出神了起来。她凝视着匆匆在眼前掠过的绿色田野，一阵遐想后，又漫无边际地琢磨着芝加哥该是怎样一个城市。

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离开家庭，往往有两种可能的遭遇，二者必居其一。或者遇到引人向善的人而好了起来，或者很快为世上通行的道德准则所同化而堕落下去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停留在中间状态是不可能的。大都市到处是奸诈，最细小处都有迎合人情的诱惑，也有些巨大的力量，以世人最文雅而动人的方式来引诱你。

万点灯火的闪烁，往往和挑逗的眼波一样具有魅力。天真无邪的心灵，往往由存乎超人间的力量所破坏。现实中一声喧闹，生活中一阵咆哮，蜂窝般一簇簇的人群，以其朦胧的语言，叩动那受惊的心弦。耳边听不到谨慎的劝导，有多少迷误不会灌进那不知警惕的耳朵里去！由于不知其真相，这些华美的外貌，就像音乐一般，足以叫头脑简单的人，感受力松弛起来，迟钝起来，然后使之误入歧路。

嘉洛琳，或者像举家对她的爱称嘉莉妹妹，她这颗心，观察与分析的能力还不够成熟。对她来说，利己心是主要的，但还不十分强烈。不过，这倒是她主要的性格特征所在。洋溢着青春的幻想，表现出了发育期还未焕发出的美，一副身段大有希望在将来长得十分姣好，一双眼睛透露着生就的聪明：她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典型少女——离最初的移民已隔了两代了。书本不是她爱好的东西——学问，对她来说，是一部天书。拿打扮举止上的美来说，她还嫌不成熟。她还不会恰到好处地把头往上一抬。她的一双手还不会表情。一双脚，尽管还娇小，终嫌平板。可是她已经对自己的魅力很有兴趣，很快就懂得了人生的种种乐趣，也渴望着物质的享受。她是个装备得还未齐全的骑士，准备到那个神秘的城市里去探险，做着朦朦胧胧的一步登天的迷梦，好叫这个城市臣服于她——作为五体投地的膜拜者，拜倒在一个妇女的舞鞋之下。

一个声音在她耳朵边说：“这里就是威斯康星州一处最美丽的旅游胜地。”

“是么？”她有点儿慌乱地回答。

火车正在开出华克厦。她早已觉得背后有个男人。她感觉到他在端详她的头发。这人一直在坐立不安。她凭直觉感到这人对她产生了某种兴趣。少女的矜持，以及有关这种情况的习俗的观念，叫她提防这种接近方式，不过此人由于经验丰富、往往得手

而产生的那种泼辣劲和那种魅力，终于奏了效。她回答了他的话。

他朝前一靠，把胳膊搭在她的椅背上，好叫自己讲得娓娓动听。

“是的，那是芝加哥人了不起的旅游胜地。旅馆好气派。您对这一带不很熟悉，是吧？”

“哦，是的，我不熟悉。”嘉莉回答说，“我住在哥伦比亚城。那里我从没有去过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这是您第一次去芝加哥。”他说。

从眼角的余光，她已经注意到他的一些特征：富有生气的脸颊，一撇小胡子，一顶灰色呢帽子。现在，她转过身来，把他周身打量了一下，自我保护的本能和撒撒娇的意向，在她脑子里乱哄哄地一起打转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，”他回答说，一副很讨人喜欢的样子，还装作说错了的神气，“我还以为您是那个意思呢。”

这是一个替厂家到各地兜揽生意的推销员的典型——当时最初诨名叫作“鼓手”的这类人。他其实符合一个更新的名词，是出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为美国人所通用的名词，确切说来，指其装束或者神态足以讨得多情善感的娘儿们欢心的——“小白脸”。他穿的衣服是栗色方格花呢做的，在当时是刚流行的，不过不久便成了一般日常的西服了。背心领口开得很低，露出白底粉红条子的笔挺的衬衫胸部。上装袖口，露出一双花式相同的花袖口，扣着大的扁形的金纽扣，上面嵌着叫作“猫儿眼”的黄玛瑙。手上带着几只戒指——一只是永不走样的图章戒指。背心上挂着一根精致的金质表链，链上系着埃尔克斯公会^①秘密徽

^① 埃尔克斯公会，帮会名，创建于1868年，主要是商人的组织，其中以共济会为最著名，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其组织，会员有徽章，彼此互称兄弟，互相支持，入会和升级都有一套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仪式。——译者

章。全身衣服做得紧窄，配上厚底漆皮鞋，擦得锃亮，还配上灰色呢帽。拿表现的见识程度来说，倒也引人注目。不论他有什么可取之处，在嘉莉第一眼中，显然并没有对这些视而不见。

为了免得这类人从此一去而不复返，让我把他最成功的神态举止中最动人的特点在这里一一记下来。漂亮的衣服，这当然是首要的特点。没有了这个，他就什么也说不上。其次是壮实的体格，激动着对女性的热切的欲念。这一颗心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人世间的种种问题和种种社会力量，驱使着它的，倒不是贪心，而是对种种享乐永无止境的追求。至于方法，那往往很简单。其主要因素便是无所顾忌。这当然是出于对异性的强烈欲念与爱慕之情。一旦遇见一位年轻姑娘，他就会以和颜悦色的神气去接近她，还带点求情的味道，其结果，往往得到容忍。如果她表露了一点儿撒娇的模样，他就更进一步；如果她接受他的殷勤，那就以小名相称了。如果他到一家百货商店去，就会在柜台边上闲逛，好像是熟悉似的，还会问一些企图建立关系的问话。在高一等的场合，在车上，或者在候车室，他就会把脚步放慢下来。一旦容易上手的对象出现，他就全神贯注起来——说些客套话，在前边带路登上特等车厢，帮她提手提包，或者如果这个不成，便挑一个她旁边的座位，希望能够献献殷勤，一直到她的目的地。拿枕垫，拿书，拿搁脚凳，把窗帘拉下来；如此等等，都是他可做的事。如果她到了站，而他没有下车照料她的行李，那是因为，按照他自己的估计，他已经彻底失败了。

总有那么一天，会由一个女人来写衣服哲学全书。不论她多么年轻，这一件事是她完全懂得的。拿男人的服饰来说，有一条不可言说的依稀的界线，她可以据此识别哪些是值得她看一眼的，哪些不值得。一旦一个人在这条界线以下，他就得不到她的青睐了。男人的服饰还有另一条界线，足以叫她打量她自己的衣服。嘉莉身旁那个男人的身上如今显出了这道线。她意识到了一种相

形见绌的感觉。她现在觉得自己身上穿的黑布镶边的蓝布衣服是寒碜了些，又觉得鞋子破旧了一些。

“让我想想看，”他说下去，“我认识不少您镇上的人。衣裳店老板摩根洛斯，还有绸缎店老板吉勃逊。”

“哦，是么？”她插话说。这勾起了他们店里橱窗样品怎样激起过她种种渴望的一些回忆。

他终于找到了她兴趣所在的那根线索，并且巧妙地顺着这个线索谈下去。几分钟以后，他就坐到了她座位的旁边。他讲起了他推销服装的事，以及他的旅行，还有芝加哥和那里好玩的去处。

“如果您到那里去，肯定会觉得好玩。您有亲戚么？”

“我去探望我姊姊。”她解释说。

“您该去看看林肯公园，”他说，“还有密歇根大道。那里正大兴土木。这是第二个纽约——好大。有的是玩儿的地方——戏院啊，拥挤的人群啊，漂亮的建筑啊——哦，您会喜欢的。”

由于他描述的这一切所勾起的她的种种幻想里，不无一点儿隐痛。在如此繁华面前，她如此微不足道，这叫她不无伤感。她心里有数，整天寻欢作乐，这可不会是她未来的生活，不过，他这么一描绘玩儿的去处，也叫她不无兴奋。这样一位衣着讲究的人对她献殷勤，这也叫人有点儿高兴。他说，见到她，叫他想起了几位著名的女演员，他这么说的时侯，她不禁报以微笑。她并不傻，不过，这一类的献殷勤是有分量的。

“您要在芝加哥待一些时候，对不对？”如今，话谈得顺当了，他就捡了一个机会这么说。

“还说不准。”嘉莉含糊其辞地说，心里勾起了一闪念：万一找不到活儿干呢。

“至少会待几个星期吧。”他说，一边直望着她的眼睛。

现在正交流着话外的话。他感受到了她身上那种难以形容的魅力的魅力。她呢，体会到了他从一个原因出发对她感到了兴趣，

而这恰恰是女人又喜欢又害怕的。她的神态是单纯的。正是为了这个原因，她还没有学会女人掩饰真情实感的很多做作。她有些表现已经显得冒失了。一个机灵的同伴——如果她有的话——就会警告她千万别这样直望着一个男人的眼睛。

“您为什么问这个？”她说。

“嗯，我要待几个星期。我要到店里看看货色，搞些新样品。我也许可以给您引引路。”

“我还不知道您能还是不能。我是说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，我跟姊姊一起住，这——”

“如果她有意，这我们可以安排一下。”他取出了铅笔，一本袖珍记事本，仿佛一切就这样解决好了，“您的住址是？”

她摸摸钱袋，写着地址的小纸片就在钱袋里。

他在后边的裤袋里掏出一只鼓鼓的钱袋。里面装着纸条子，旅程表，还有一卷钞票，塞得满满的。这给了她一个很深的印象。过去对她献殷勤的人，谁也没有在身上带过这样一只钱袋。是啊，过去从没有一个这样富有经验的旅行家，这样一个生气勃勃、见过世面的人这样直接向她献殷勤。那只钱袋，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，那套很帅的新衣服，还有他做起事来的那个气派，这一切，在她心里勾画出了一个朦朦胧胧的有钱的世界，而他则是其中心人物。这使她对待他所可能做的任何事情，采取一种乐意的态度。

他取出一张印得精巧的卡片，上面印着巴特勒特-卡尔耀公司，左下角印着查理·赫·杜洛埃的名字。

“这是我，”他说，一边把名片放在她手上，一边指着他的名字，“读作杜洛——埃。我们家是法国人，从我父亲方面算。”

她看着名片，他放好钱袋。接着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。“这是我替他们推销产品的那个厂家，”他说，一边指着上面印的一个图，“在斯台特街、莱克街拐角。”说的时候透出得意的神气。他认为，跟这样一个地方有缘是有面子的事，并且希望她

能看到这一点。

“您的住址呢？”他又问，一边拿好铅笔准备写下来。

她看着他的手。

“嘉莉·米蓓，”她说得很慢，“西凡布仑街 354 号，塞·西·汉生转。”

他仔细地记了起来，又取出了钱袋。“如果我在星期一晚上来，您会在家吧？”他说。

“我想会的。”她回答说。

语言只是千万种心意的朦胧的影子，这话说得在理。它们只是一些听得见的小小链条，把听不见而意义重大的感情与意向给联结了起来。这里就有这样的两个人，交谈短短的几句话，取出皮夹子，看看卡片，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那无言的真情实感是怎样的。两人中谁也没有聪明到能拿得稳对方的心理活动。他说不清他的逗引成功到了什么程度。她没有理解到，她是在随意漂流，直到他拿到了她的住址。到这时，她才感觉到她自己已经表示出了某种温顺——而他则感觉到他自己已经赢得了一次胜利。他们两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多少有了些情谊。他已经在交谈中掌握着引导之权。他说的话顺畅了，她的神情不再拘束了。

他们快到芝加哥了。到处都有无数这样的信号。一节节车厢在他们身旁闪过。越过广阔平坦的草原，他们见到一行一行木电杆，越过田野，一直迈向那个大城市。远处是郊区的模样，有许多高耸入云的大烟囱。

田野里常见有两层楼的木屋，没有栅栏，没有树木，活像正在逼近的千家万户的孤零零的岗哨。

对孩子来说，对富有想象力的天才来说，或者对从未出过门的人来说，平生第一遭行近一个伟大的城市，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。特别是在黄昏时分——在光明与朦胧世界交替的神秘时刻，正是生活从一个模样转向另一个模样的时刻，啊，夜晚所能赐给

人的那个境界啊，对那些疲倦了的人，有什么东西它不能赐给他呢！古老的希望之幻想不是永远在这里展现着么！那些辛苦劳累的灵魂对自己说：“我很快会自由自在了。我将要加入寻欢作乐的行列了。那些大街，那些灯光，那些明亮亮的准备就餐的所在，都归我享用。戏院，大厅，茶会，消闲的去处，歌唱的场所——在夜晚，这些都是我的。”尽管人们都还关在店堂里，可是，呼声早已冲到外面。它已直上云霄。连最迟钝的人也都感受到了某些他们也许往往描绘不出的心意。这是对一天辛苦被排除后的种种向往。

嘉莉凝视着窗外。人间的一切就是这么容易相互感染，她的旅伴，在她惊异神情的影响之下，对这个城市重新萌发了一些兴趣，给她指点这里一些奇异的事物。

“这是芝加哥的西北区，”杜洛埃说，“这是芝加哥河。”他指着一条浑浊的小河，河上挤满了远方来的大帆船，紧靠着那竖着黑柱子的河岸。火车喷出一股气，当啷一声响，铁轨咔嚓一震，这个景象便一闪过去了。“芝加哥正在变成一个伟大的城市，”他接着说，“这是一个奇迹。有好多东西可看。”

这些她并没有听得很清。她的心正被一种恐惧感困扰着。她只身一人，远离老家，如此猛然投身于生活与事业的海洋：这些正在她身上发生影响。她不禁感到有点儿透不过气来——心跳得快起来，心中一阵难过。她半闭着眼，尽量往好处想，认为这没有什么，哥伦比亚城又不太远嘛。

“芝加哥！芝加哥！”火车制动手叫道，一边砰的一声把车门打开了，人们冲进挤满人群的广场，人声嘈杂。她收拾她可怜见的小提包，一手紧按住皮夹子。杜洛埃站起身来，踢踢腿，拉拉平裤缝，抓紧了她那干净的黄提包。

“我想，你们家人会来接您的吧？”他说，“您的提包我来提。”

“哦，不，”她说，“我不要您这样。我跟姊姊一起的时候，

您还是不同我在一起为好。”

“好吧！”他和气地说，“不过，我会在近旁。万一她不来，我好护送您出去。”

“您太客气了。”嘉莉说，深感到他在异乡客地如此献殷勤的好意。

“芝加哥！”火车制动手拉长了调门叫。他们站在一个阴暗的大车棚底下。灯已经亮了。接客的车散在各处。车厢在缓缓地开动。车里的旅客都站了起来，挤在车门口。

“啊，我们到了，”杜洛埃说，一边带路往门口走，“再见了，星期一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她回答说，一边握了握他伸出的手。

“记住，我会在一旁望着的，一直到您找到您姊姊为止。”

她直望着他的眼睛，笑盈盈的。

他们依次出来，他装作没有注意她。一个瘦长脸、长得不怎么样的妇女在月台上认出了嘉莉，急急忙忙前来。

“喂，嘉莉妹妹！”她说，接着是不冷不热的拥抱，表示欢迎。

嘉莉立刻意识到做作气氛里的这番变化。在这困惑、嘈杂、新奇的环境里，她深感到冷酷的现实正抓住了她的手。前面可不是什么光明与欢乐的世界。谈不到一处处玩儿的地方。她姊姊生活得很艰难。

“喂，全家人好么？”她姊姊说，“爸爸好么？妈妈好么？”

嘉莉做了回答，不过脸朝着别处。在走廊那一头，在门口，一边通到候车室，一边通到大街上，正站着杜洛埃。他正朝后看。他看到了她正朝他看，并且已经和她姊姊在一起，便转过身去，一边送来一丝微笑。这只有嘉莉才注意到了。他离开的时候，她仿佛失掉了什么。等到连他的影子也看不到时，她深感他已不在了。跟她姊姊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深感到寂寞，孤身一人，在这你推我挤、全不顾他人的人海之中。

第二章 被贫困所威胁着的： 花岗石黄铜装饰起来的高楼大厦

敏妮住的套间——当时分层出租的公寓，流行这个称呼，是在西凡布仑街。那是做工的和雇员们住家的地段。新来的人口每年拥进五万人之多，至今不衰。这是在三层楼上，前面窗子俯瞰街道，入晚，杂货店里亮着灯，有孩子们在玩耍。街车驶过，小铃嘀铃铃响起了，消失了，这对嘉莉来说，听来又悦耳又新鲜。敏妮带她到前房来，她凝视着亮着灯的街道，对着这朝四面八方伸展到远处的大城市里的种种闹声、种种活动以及种种细声低语，为之神往。

讲过了见面客套以后，汉生太太把婴孩递给了嘉莉，去收拾晚饭了。她的丈夫问了不多几个问题，便坐下来看晚报了。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在美国出生，父亲是瑞典人，如今在畜牧场当冷藏车清洁工。对他来说，老婆的妹妹在也好，不在也好，都无所谓。她在这里根本对他毫无影响。他所说的唯一有关嘉莉的话只是，在芝加哥找活儿干的机会如何如何。

“这里是个大地方，”他说，“您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找到个位置的。人家都这样。”

事前有个谅解，她得找活干，并且付伙食钱。他生性诚实，爱节省，在西郊外预购了两块地皮，每月分期付款，已付了好几个月。他的野心是，有朝一日在那里自建一座房子。

趁着做晚饭的空档里，嘉莉对这层住屋端详了一番。她生来有点儿天赋的观察能力，还有每一个女人都富有的——直觉。

她感到了生活寒碜的压力。房间里的墙纸贴得乱糟糟的。地上铺着席子，堂屋里铺一张破地毯。一眼就可以看到，这些家具是穷人家从分期收款商行里胡乱凑的。

她和敏妮一起在厨房，手里抱着婴孩，后来婴孩哭起来了。她就在厨房里一路走，一路唱，后来闹得汉生读报读不下去了，就走过来，把婴孩抱了去。他性格中和善的一面在这里表现了出来。他耐性强。看得出他一心放在孩子身上。

“哦，哦，”他一路走，一路哼，“乖，乖。”他说起话来有点儿瑞典口音。

“您打算先观观光，是吧？”敏妮说。这时他们正在吃饭。“好啊，我们星期天出去走走，看看林肯公园。”

嘉莉注意到汉生对此没有说什么。他仿佛正想着别的什么事。

“好啊，”她说，“我看我明天可以出去看看。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有空，不碍事的。闹市区在哪一边？”

敏妮开始做解释，不过她丈夫接过去讲开了。

“这样走，”他指着东方说，“这是朝东。”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讲起芝加哥的地形来，“您最好先看看沿着富兰克林街那些大厂房，就在河的那一边。”他最后说，“很多女工在那里做事。回家来也方便，不很远。”

嘉莉点点头，问她姊姊关于邻居的情况。敏妮低声地说话，讲了她所知晓的有限的一点点情况；汉生呢，只是忙着照应孩子。后来，他一跃而起，把孩子给了他老婆。

“我早上得早起，我去睡了。”这样，他就走开去了，走进客堂间边上那间黑咕隆咚的小卧室去，一个晚上不见人影。

“他在老远的畜牧场干活，”敏妮解释道，“所以每天得在五点半起身。”

“您什么时候起身弄早餐？”嘉莉问。

“大概五点差二十分。”

她们俩一起把那天的活儿干完了，嘉莉洗盘子，敏妮给孩子脱衣服上床。敏妮手脚利索，嘉莉看得出她是常年这么辛苦的。

她开始明白了，她跟杜洛埃的关系必须放弃了。他不能到这儿来。她从汉生的神态、敏妮屈从的态度，以及这个套间整个儿的气氛看得出来，除了整天劳苦以外他们对别的什么都决然反对。既然汉生每晚待在前房，看他的报纸；既然他每晚九点钟上床，敏妮稍晚一些也上床，那他们希望于她的不是很明白么？她认识到，她第一件事是找个工作，能够付得起生活费，才谈得上交朋友那类事。她跟杜洛埃调情的事如今看起来是非分的事了。

“不行，”她心里想，“他不能来这里。”

她跟敏妮要了纸和墨水，那是放在吃饭间的壁炉架上的。等到敏妮十点钟去睡了，她便取出了杜洛埃的名片，给他写信。

“我不能让您到这儿来看望我。您得等一下，等我下一封信再说。我姊姊住的地方太小了。”

她思忖着信上还该写些什么。她原想提一下他们在车上的关系，可是她太胆怯。她最后笼统地谢了他的照顾，然后对于该以什么格式签名感到为难了。后来决定用一个一本正经的方式，在信的最后写下“您最真实的”，后来又改为“您诚实的”。她装上信封，写好地址，走进前房，那里有个凹壁，安着她的床铺，然后把摇椅拉到打开了的窗口，坐下来望着外边的夜色和街道，默默地思量起来。后来，思忖得倦了，在摇椅里困了，想睡了，便换了衣服上床。

第二天早上八点钟醒来，汉生已经出门了。她姊姊正在吃饭间忙着，那一间又兼是起坐间，她正在那里缝衣服。她穿好衣服，自己张罗了早餐，然后问敏妮到哪里去看看。敏妮从嘉莉上次见她以来变得多了。她如今是个二十七岁的妇女，生得瘦瘦的，还硬朗，对生活的观念深受她丈夫的影响，对欢乐和责任的看法，越来越狭隘，比了她当年生活单调、狭窄的年轻时代，

还要变本加厉。她邀嘉莉来，并非是为了渴望她作伴，而只是因为嘉莉在家里不称心，也许能在这里找个工作，付她在这里的食宿费。她见到她也很高兴，不过，拿找工作来说，她的看法反映了她丈夫的意见。干什么都行，只要给钱——譬如说，在开始的时候，每周五块钱。在他们心里，作为一个新来的人，嘉莉注定是做个女店员。她不妨到一家大的店铺里去，好好地干，一直到——嗯，一直到机遇到来。她们两人谁也不确切知道这究竟是什么。她们倒并未指望什么提升。她们也并没有明确地考虑到结婚。不过，情况会发展下去，尽管思绪朦胧，最后总会出现什么好事，嘉莉到这个大城市来辛苦一场，总会得到酬报。她正是在这样如意的盘算下早晨出去找工作干的。

在追踪她寻找工作的过程以前，不妨让我们先看一看将展现她前途的这个地区环境。在1889年，芝加哥特别具有发展的条件，使得年轻人认为有理由可以到这儿来试试上进的运气。这里的商业蒸蒸日上，名声远扬，使之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铁石，把那些充满希望的和无望的人，从四面八方给吸引了过来——这些人或者想开创家业，或者已经在别处地方家业急剧下坡。这是一个拥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，它的雄心、它的泼辣作风、它的活跃劲儿，不下于百万人的大都市。街道、房屋分散在七十五平方英里的这个地区。这里的人口所以繁荣起来，与其说是由于商业，不如说是由于工业，正是工业正准备容纳后来的人。建造新建筑的锤子声，到处都能听得到。大厂家正纷纷迁进来。巨型的铁路公司，它们很早便认识到这里的发展前景，如今已经抓住了大量土地，作运输与航运之用。街车路线已经伸展到郊外远处，预料会迅速发展开来。市里已经在很多地段铺设数英里的街道和阴沟，那里今天也许孤零零一幢房屋——将来却可能成为繁华的大街。有些地区，还在风吹雨打之中，可是已经彻夜亮着灯光，长长的一行行煤气灯在风中摇曳。窄窄的木板路延伸开去，所经

之处，隔得老远，这里一间房子，那里一个铺子，一直伸展到了辽阔的草原。

中心地段是广大的批发业和商业的区域，那些不知实情的求业者往往逛到这儿来。芝加哥有一个特点，为其他城市一般所没有的，就是不论哪一家商店的规模如何，总是各占一幢建筑。因为有的是土地，才能做到这样，这就使得大多数的批发商店很有气派，办公室设在门面的一层，把大街上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。大块的窗玻璃，在今天已经普遍使用了，在当时也很快地流行了起来，使得门面一层的办公室热闹得气派非凡。偶然逛过的行人走过这里，可以见到一排排讲究的办公用具，一大块一大块毛玻璃，办事人员在认真工作，一些阔气的生意人，身穿笔挺的衣服，干净的衬衫，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，或是围成一堆坐着。方石砌成的大门口，锃亮的铜牌或者镍制的牌子，用简洁而谨慎的语句，标明店铺的名称和业务范围。整个儿大都会的中心具有一种高傲的气派，能叫普普通通的求职者望而生畏，望而却步，能叫贫富间的鸿沟加宽加深。

胆小的嘉莉走进了这个重要的商业区。她朝东沿着凡布仑街，穿过一个越是往前走越是贫困的地段，尔后到了一堆矮房子和煤栈的地段，最后到了河边。她勇敢地往前走，心中老实巴交地盼望能找到个工作，一路之上，所见的眼前景象，使她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；见到自己所理解不了的一派显赫气象，不免心中又惶恐万分。这么多巨大的建筑，是什么地方？这样奇异的气魄，这样大规模的事业，它们是为的什么啊？哥伦比亚城内小小的石工场，为了某个个人凿小块的大理石，这她能懂得，只是如今见到的是庞大的石料公司的场地，到处铺着铁道专用线，行着平车，码头深入河心，空中高架着木质的和钢制的起重机，这些在她小小的天地里就只觉得茫然，委实不明其所以然了。

她也同样不能理解那火车站广大的场地，河中一大排一大排

船只，以及一路上见到的沿着河边的那些大厂房。透过打开的窗户，她能见到男男女女，身穿工装，正在忙来忙去。那些大街，对她来说，是夹在两边高墙中的神秘处所；那些庞大的办公场所，乃是奇异的迷宫，关系到远处地方的什么显赫人物。她能想得见的，只是这些人在数点着银钱，穿得神气活现，坐着马车来来去去。至于他们是干什么事的，怎么干，为的什么目的，对这些，她只有极模糊的观念。一切都是这么了不起，规模这么大，一切都这么遥远。她一想到要走进其中一家气势凌人的铺子，求个活儿干——求个她能干得了的活儿——任何活儿都行——她心里就往下一沉，心里在颤抖。

第三章 我们叩询过了命运： 每周四元五

一过了河，来到批发商地段，她朝四周张望了一下，掂量哪一家可以去申请找活干。她打量着这些大窗户和神气活现的商人，就觉察到有人盯着她看，并且也看清了她是何等样的人——一个找活干的人。这样的事她过去从没有干过，所以缺乏勇气。为了免得被人家看穿是在狼狈求职，而蒙受难以形容的耻辱，她便加快了脚步，装作一般有事在身的人那种漠然的神情。就这样，她走过了很多厂家和批发商门口，却没有一次往里面张望。后来，走过了好几条街区，她觉得这毕竟不是个办法，便再一次向四周张望起来，只是脚步并没有放慢。走了不多远，她看见一家大门，不知怎么的，这引起了她的注意。门口挂着一块黄铜门牌，仿佛是六七层一座大楼的入口处。她想：“也许人家需要人手。”就跨进了大门。离目标两丈光景，从窗口望进去，看到一个年轻人，身穿灰格子衣服。他和这家商店有没有什么关系，这她说不准，不过，单只因为他正朝她这个方向望着，她那软弱的心便害怕了起来，急匆匆走了过去，羞得不敢进去。在对街，有一座六层楼的大建筑，叫斯笃恩-金公司，她见了觉得有希望。这是一家大绸缎铺，是雇佣女店员的。她看到她们在二层楼上来来去去。她决定走进这一家去，不管成败如何。她过了街，朝门口走去。她进去的时候，有两个男人走出来，站在门边。一个穿蓝色制服专送电报的邮递员匆匆经过她身边，踏上门口几级台阶，走了进去。人行道上急匆匆走过的人群中，有几个行人在她踌躇的当儿走过

去了。她无可奈何地朝四周张望，觉察到人家在注意看着她，就往后退去。这真是件难办的事啊，她不能当他们的面走过去。

这样一次严重的失败，对她的神经打击很大。她两只脚机械地往前走，每前进一步都是她存心逃走的一步。走过了一个街区又是一个街区。在几个街角拐弯的地方，她看到了这些名字，像玛迪逊、蒙罗、拉萨尔、克拉克、第阿庞、斯德特等等，而她还是朝前走，在石板路上走得可真是有点儿累了。街道明亮洁净，这倒叫她有点儿高兴。早晨的太阳，照得越来越暖和，街上有阴影的一边凉爽宜人。她抬头望望蓝天，觉得从没有这么迷人过。

她的胆怯开始使她感到有点儿烦恼。她朝后转，决心去找斯笃恩—金公司，并且走进去。在路上，她见到一家皮鞋批发公司，透过大玻璃窗，她见到由毛玻璃隔开的经理部。在那个小的外面，紧靠大街进门处，一位头发灰白的绅士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，面前是一本打开了的大账簿。她几次走过了这里，心中迟迟疑疑的，不过，发现没有人在注意她，就畏畏缩缩地走过了屏帷，站在一边，卑微地等候着。

“哦，小姑娘，”那个年老的绅士说，一边和气地端详着她，“您要什么？”

“我是，这是说，您能——我是说，您需要不需要帮工？”她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目前不需要，”他微笑着回答说，“目前不需要，隔几个星期再来吧，间或我们需要个把人。”

她默默地听了回答，窘迫地退了出来。对她的接待这么和颜悦色，这倒出乎她的意料。她原以为会困难得多，会说些冷酷的难听的话——至于确切说些什么她倒也说不出来。在这一回，她并没有受到羞辱，没有逼得她痛感她自己不幸的处境，这可是了不起啊。

多少鼓起了一些勇气以后，她就走进了另一家大楼去。这是